

艱苦奮鬥三十載

——梁王珏城



在社會服務界的中大人裏，梁王珏城是冒升得最快的一個。她在社會福利署服務逾三十載，坐上社會福利署副署長之高位，多年來對推動長者、傷殘、青少年及家庭服務的社會福利政策方面，有重大的貢獻。

她在社會福利署服務了逾三十一年，位居要津，並且參與多項發展社會福利的設施，包括：(一)長者服務方面。香港的長者服務發展一直不如外國般迅速，這幾年已得到改善，如老人院舍，在回歸後幾年已全面發牌，並為長者提供家居照顧，以及大力推動「老有所為」計劃；(二)傷殘服務方面。社署不但鼓勵傷健人士積極面對人生，更為他們尋找就業機會，保持殘而不廢；(三)青少年服務方面。積極與學校合作，為雙失青年提供短期課程，鼓勵他們參加社區活動；(四)家庭服務方面。虐偶、虐老問題日趨嚴重，社署盡量了解有暴力傾向人士的心理狀態，提高婦女的意識，鼓勵她們勇敢地面對問題。這些政策都對社會起了積極作用。這位巾幗英雄是本刊總編輯梁天偉校友的太座——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梁王珏城(71聯合社會)。

休息，為了走更遠的路

獻身社會服務多年，仍未到退休年齡的梁王珏城，今日已脫下官服，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。「我離職是因為健

康出現問題。以往的工作相當辛勞，一星期七日，每日十二小時，都要工作。即使是週末，也有很多社交場合需要出席。因為我屬舊制，五十歲後便可以選擇退休，於是在去年9月我開始放假，直到今年2月正式退休。當我休息夠了，復元過來，會做些義工，繼續貢獻社會。」

梁太已經退下火線，而當年與她同班的同學，仍在社會福利署默默耕耘，如李永偉(71聯合社工)，現在任黃大仙區社會福利專員，屬首長級；盧德明(71聯合社工)也是梁太的同學，現任荃灣葵涌區社會福利專員。

讀社會系出身的社工

在社署擔任要職的梁王珏城，原來並非讀社工出身，而是讀社會系的。「我1967年進入中大。當時在中大讀社工，必須先讀兩年社會學，才可以轉讀社工。我那時沒有轉讀社工，是覺得社工只做個案工作；但社會學卻是做政策的工作，影響面比較廣」。

至於為何梁王珏城會選擇投身社會服務界，原來與她中學時期的經驗有關。「我十三、四歲時，在寶血女子

中學讀書，那時參加聖母軍，做了很多服務工作。當時我一個星期會去兩次南朗醫院，探訪末期癌症病人。那些病人已經陷入了絕望，醫院的氣氛很怕人。每次老師派我去，我都會推三阻四，藉故不去。到現在我還記得，有個患了癌症的女孩，只有十一、二歲。我探訪她的目的，是讓她開心，給她讀報紙，講宗教故事，或者唱歌，順帶還會買些糖果給她。另外有一個患末期子宮癌的女人，她很痛苦，我看了心裡很不舒服。所以，每次都不想去，但探訪完又很開心，一方面心裡為自己的健康而感恩，另一方面又意識到我做的雖然很少，但對他們的鼓勵卻很大，心裡覺得欣慰。這經驗是推動我三十多年來做社會工作的原動力」。梁太補充說，當年社署聘用只有社會學學士的她，原因之一是因為她有這些義務工作的經驗。「我可說是紅褲子出身，由低做起，那時我在社署只是做assistant welfare officer」。

「其實畢業時中大也給我一份助教的工作，因為我的成績不錯。社會學系的系主任黃簡麗中(Aline Wong)

教授，請我當助教，但我婉拒了。我覺得社署這份工這麼難才考到，捨不得輕易放棄。」結果，梁王瑀城便在社署做了三十多年。

談到這位系主任，梁王瑀城對她的印象仍深，她笑容可掬地說：「她教得很好，可說是我的啟蒙老師，引導我用社會學的理论看社會、民生問題。當時我做過一個研究：香港應否有mass transit。她說我做得很好，認為我在社會學上可以更上一層樓。」以梁王瑀城今天的成就看來，她並沒有辜負黃老師的期望！「我不後悔選讀社會學而沒有轉讀社工。我覺得並沒有損失，社會學可以讓我有全面的觀點、從宏觀的角度看問題。當年教我的老師還有今天的中大校長金耀基教授，那時他剛從台灣來；此外還有從匹茨堡大學回來的楊慶堃教授(Professor C. K. Yang)、今天的崇基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，以及黃暉明教授等等，對我而言，他們都是一部部厚厚的字典，為我提供無限的輔助。」

有苦有樂的歲月

在社署的工作，有苦也有樂。「1971年加入社署，主要是做青少年工作，第



1967-1971年聯合社會及社會工作系同學的班照

一件差事是在荃灣雅麗珊社區中心做小組及社區工作。當中也有些很難忘的經驗。記得1976年，我在深水埗青年中心做外展工作，其實那時叫做『遊樂場外展計劃』。當時資源短缺，每個人的工作量都很重，整個『遊樂場外展計劃』就只有三個人負責！」「當時我與中大的同學鄭保旺(74崇基社工，現為釋囚協會副總幹事)合作，他是外展項目的主任，而我是青年中心的主任。我們花了很多心血跟那些『邊青』打好關係，但一天晚上，兩幫青年械鬥，血流遍野，我真的很心痛，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付諸東流，前功盡廢。翌日早上，我去見上司區光文先生，以為一定要挨罵了，不料他反過來安慰我，說當社工就該有這種心理準備。他這樣包容和理解，對我推心置腹，使我感到很溫暖。那時我私心許下諾言，若有一天我能做到這麼高級，也要善待我的下屬」。

當社工的生涯固然艱苦，但梁王瑀城卻能熬過來，從不輕言放棄。「我是苦學生出身，讀書時已要身兼數職，上午教英專，下午補習，晚上兼職，所以大學畢業之後做事，很能夠吃苦」。

「外展工作最是艱辛」，梁太感慨地說：「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，因為問

題青年都要挨到晚上才出來活動。我們都很刻苦，但從沒有任何嗟怨，甚至感激有這樣的鍛煉機會。我覺得中大對我的培養很好，讓我能適應每個不同的環境，我相信中大人的特性是能刻苦耐勞。」

梁太不但刻苦，也很好學。「做到1977年，我開始覺得，自己只是社會學學士，知識不夠廣泛，同事都是讀社工系的，沒理由自己不可以讀。但當年中大還沒有開設社工碩士課程，於是我在港大讀了兩年社工碩士」。在社署的三十一年中，梁太得到不少進修機會。「我曾到美國柏克萊大學讀過一年Public Administration；也曾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Wharton School讀過Senior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；1994年更在清華大學進修了兩個月。政府對我們相當不薄，在這些方面的栽培不少。」

中大人絕不遜色！

梁王瑀城與中大社工系的老師如馬麗莊教授、魏雁濱教授等仍保持聯絡。「我很珍惜我們之間多年的友誼，也很願意幫助中大同學和校友，希望我能在不同的服務範疇中，憑經驗指導一些後進。我相信，在社會福利界裡，中大校友的表現絕不遜色！」■